

現階段美匪俄三角關係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第五十八次學術座談會紀錄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於民國六十二年十月十五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在該所會議室舉行第五十八次學術座談會，討論「現階段美匪俄三角關係」。座談會由該所主任杭立武先生主持，應邀出席之學者專家計有：毛樹清、谷正鼎、林一新、姚孟軒、張京育、陳明、項迺光、鄒宇光、楊逢泰、趙惠謀、黎世芬、鄭學稼、魏守嶽、鄧公玄、郭乾輝、周自強、尹慶耀、廖仲琴、馮達、吳熙憲、陳紹賢、雷崧生、羅石圃、石樂三、陳三井、孫德湘、張耀秋、王建勛、張和蘊、田博堯等二十餘人。茲將當日發言要點刊載於後，以供參考。

主席致詞：

今天座談會題目是美匪俄三角關係，這並非指三個對等關係，實際上超級強國仍只有兩個，因為共匪尚不構成一個主要單元。我們現在只是談美、匪、俄的當前三角關係。在此所謂談判代替對抗的時代，大家都在玩弄政治，所以就爭相拉攏。因為西方國家拉攏共匪，就把它的地位提高。不過尼克森和布里茲涅夫的華盛頓高峯會談，還是表示國際上仍以這兩個超級強國為重心。至於一般拉攏共匪的原因是：（一）共匪唯恐天下不亂，大家對於好作亂的，總是較為注意。匪在「十大」還明講今日天下大亂，亂對於他是好的。（二）匪俄交惡，而且有發生戰事的威脅。匪方積極備戰，蘇方陳兵邊境，好像隨時可有衝突，因此匪蘇均有拉攏美國的必要，於是造成美、匪、俄三角的複雜關係。

美、匪、俄三角關係，當然是以美國為中心。美國在這三角關係上等於在走鋼索，其平衡杆看幾個因素：（一）看美國需要匪、俄各有多少，尼克森去北平時，好像美國需要共匪多，現在則好像共匪需要美國多，這乃因時而異。（二）看需要的迫切或和緩，越戰時美國因急於停戰，需要拉攏匪、俄雙方，尤其是共匪。目前對於高棉，尤需要匪來幫忙解決。但是中東戰爭發生，則需要蘇聯合作較為迫切。所以需要的多少和迫切性隨時在改變。此外，尚有一個要素，即美國同匪、俄三方面的基本政策，它們基本利益的衝突有多少，可以接近到什麼程度。

美匪俄三角關係外——仍以美國為中心——尚有另一個三角關係，此即美國、西歐和日本。這兩個三角關係彼此均互相影響，此外還有所謂第三世界，所以國際關係複雜如此。至於我們本身，亦不應看輕自己，如講多元，我們在亞洲也是

一元。美國以談判代替對抗的政策是在和解中求平衡。我們對美匪和解無法阻止，因為這是他自己根據其國家的需要而進行的政策。但是美同匪俄的和解都有一界限，超過這個界限，就要引起不平衡，包括中美關係在內。

當然美匪的和解，對我總是有影響的。季辛吉去北平，間接影響我們在聯合國的地位，尼克森總統訪問大陸後，要和它們「關係正常化」，實際上中美關係才是真正正常，可是我們也不能阻止美國和另一方面的「正常化」，可是「正常化」究與「正式化」不同，後者對我們就會有直接的不利影響。我們應該努力在美匪關係「正常化」中，影響美國，使不直接損害中美關係。

要知道匪對美的笑臉外交，並非其基本政策的改變，匪「十大」時，自己曾招認是「既聯合又鬥爭」，所以在基本政策上美匪仍是有衝突的。至於美俄關係，它們基本利益更是互相衝突，它們需相和解，亦是更為迫切。

研究國際政治，除了政治、經濟、地理等因素外，還要注意人的因素。例如尼克森他是想在歷史上留名的，我們就應該知道他的母親是虔誠的貴格會信徒，她對子女從小就講和平的可貴，不許他們打鬥，這對尼克森影響甚大，所以尼克森現在口口聲聲要努力爭取一個世代的和平，一部份也是他的信仰使然。又如季辛吉是猶太人，我們要研究一般猶太人對蘇俄的態度，因此對匪又是一種觀感。對這許多因素，在我們研究國際關係的人都應該注意的。

谷正鼎先生：

共匪的策略是促進美俄火併

利用第三世界來對美俄抗爭

美國對外基本政策，是以和平為目的，盡力避免戰爭。匪、俄則以和平為煙幕，以和平為攻勢，並以戰爭為威脅的手段，來達到其赤化奴役全世界的目的。在美、匪、俄三角關係中，匪是最弱的一環，世界各國的形勢是多角的，不只是三角，但是因為三角關係的宣傳，而把匪的地位提高，我們應當避用。

一、美俄關係：從尼克森訪問莫斯科後，到本年六月布里茲涅夫訪問美國所發表的聯合聲明中來看，可知世界仍是美俄兩國代表自由與共產的兩元的對抗。公報中說：在防止核子戰爭協定中，美俄兩國雙方同意共同致力於避免戰爭，也絕不容忍其他國家挑撥這兩國到可引起核子戰爭的地步。兩國

同意避免軍事對抗……不對對方、對方的盟國，以及其他國家作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美俄兩國各自承認並尊重對方各為民主與共產集團的盟主，而西歐、日本與共匪不能與美俄兩強立於平等地位，否定了所謂多元均勢之說，因之共匪對美俄關係之挑撥將難於實施，它的活動將接受約束。所以周匪恩來對美俄高階層會議攻擊得很厲害。到目前為止，美俄關係乃是往好的方向走。美俄關係改善，則匪地位降低，美國對匪拉攏的需要減少。若美、俄關係惡化，則美對匪拉攏的需要增多。

我認為匪今天加強叫聲反俄宣傳，是另有其他作用的。匪天天說蘇俄要進攻，其目的方面是藉反俄備戰來榨取並鎮壓大陸人民之反對，並鎮懾黨內的反毛運動；另一方面是要藉反俄來爭取到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同情，欺騙美國，並取得其幫助。周匪恩來說：西方人要想把蘇修往東方走，而蘇修偏偏不往東方走，而要向歐洲、地中海等地發展，蘇修是聲東擊西。既然是聲東擊西，匪為何要強調蘇聯要來攻打它呢？由此看來，其強調反俄宣傳，是另有作用，而真正要打擊的是我們，因為匪認為台灣的自由中國才是它的致命傷。美俄關係，因為中東戰事發生，而受到影響。現在阿拉伯國家已非昔日

吳下阿蒙。他現在有俄國的裝備，軍隊有訓練。以色列就其人力和武力而言，要想速戰速決相當困難，戰事必定拖延一個時期。但亦不會拖延太久，因為沙漠戰爭的消耗太大，雙方都難於長期支持。美國支援以色列，蘇俄支援阿拉伯，相激相盪，美俄關係當然惡化。

同時我們要注意匪在中東的關係，中東戰爭爆發以前，沙達特曾派其副總統到北平去，其隨從都是武器裝備的專家。匪唯恐天下不亂，當然可能有不負責任的煽動戰爭。

蘇俄目前是不願與美作戰，它對中東自然會相當克制，不希望與美國發生戰爭，因為他不願意在目前匪俄鬥爭中與美發生衝突，讓共匪從中漁利。但是有時形勢比人強，稍一不慎，可能走上自己不願走的路。美國因受猶太人的影響甚大，當局決策難免有衝動之處。而共匪則想在中東挑起以阿戰爭演變為美俄大戰，藉機混水摸魚，匪在聯合國中現雖與蘇聯聯合對抗美國。然而這個形勢不是固定的，其實匪仍暗中勾結美國，而表面上則以反美俄超級強國為號召，來團結第三世界供其驅使。

我們希望中東戰爭不要擴大，更希望戰爭不會引起美俄的衝突，希望戰爭早日結束，中東能有公正的和平。倘美俄關係因中東戰爭惡化，匪就要藉機拉攏美國，季辛吉到北平時，匪可能會進行政治敲詐，以打擊我們，我們要提高警覺。

二、匪俄關係：布里茲涅夫在蘇共廿四次大會中說，蘇聯的基本方針是要堅決消滅與列寧主義敵對的毛匪澤東思想，並將其與匪俄關係正常化結合起來。是則毛匪不去，蘇俄決不干涉。最近他又在塔什干提議要與匪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而遭到拒絕。此因匪對蘇聯所謂「互不侵犯」的陰謀知之甚詳，而不願上鉤。

我們對於匪俄關係，不要看成是中俄兩個國家的衝突，應該看成是共產集團中俄共與匪共的鬥爭，是毛匪澤東與黑魯雪夫、布里茲涅夫等這一派的鬥爭。俄共清算史達林，毛匪則擁戴史達林。他們雙方的基本爭執，仍是政治思想的問題。但俄、匪所共同信仰的仍是馬列共產主義。

周匪恩來在偽十大政治報告中，將美俄的妥協與美匪的妥協作一區分並引列寧的話說：有各種各樣的妥協，應當善於分析每個妥協或每個變相的妥協的環境，和具體條件。應當學習區分這樣的兩種人：一種人把錢和武器交

現階段美匪俄三角關係

給強盜，為的是要減少強盜所能加於的禍害，以便後來容易捕捉和槍斃強盜；

另一種人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入伙分贓」。很明白現在共匪之與美國妥協，是視美國為強盜，將來要「捕捉和槍斃強盜的」。尼克森季辛吉應該知道吧！共匪的策略是破壞美俄和好，促使美俄火拼。匪今後當繼續對美關係求緩和，向美靠攏以抵制蘇俄，且不拒絕在和平五原則下，促進對蘇俄關係正常化，對俄邊界問題亦表示可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共匪則集中力量向亞洲國家擴張侵略。並利用第三世界為工具，對美俄抗爭。毛匪今年的宣傳口號是「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其實「深挖洞」是驅使人民疲於奴役勞動，無暇反抗；「廣積糧」是加緊對人民搜括糧食；「不稱霸」是假的，利用第三世界向美俄爭霸才是真的。共匪一方面要聯美，一方面又反美，它的政策的矛盾終將成其為內部鬥爭的重點。在尼克森玩弄權術外交，用匪制俄的情形下，蘇俄也決不會輕易對匪用兵，陷入泥沼，致使美國坐收漁利。

毛樹清先生：

中東戰爭雙方陣線過份分明 因兩霸不願攤牌而中止

谷委員述及美匪俄三角關係與目前中東戰局相牽連，本人願就此點予以補充。

本人甫自環遊歸來，於中東戰事爆發前五小時飛越敘利亞黎巴嫩天空，當初並未料及中東即將發生大戰，爆發前十日，美國報紙未見隻字作此預料。

以色列自己確未獲半點運河突擊之情報，猶太人甫過五七三四年之新年，十月六日為猶太人之「年初九」，稱「睿格柏節」，年初九「日落」時開始，至年初十之「日落」為止。虔敬之猶太人均不進烟火食物，僅作祈禱、懺悔與贖罪，阿拉伯人選擇睿格柏突擊，顯係有計劃圖謀。

英美報紙上均在熱烈渲染奧國政府封閉猶太難民轉運站一事，梅爾夫人親去維也納嚴重交涉，美國尼克森總統特為此致電奧總理抗議，予世人猶太人「厲害」之印象，而從未料到埃及之揮戈突擊。

倫敦方面似稍有警覺，倫敦星期電訊專欄記者艾倫·安都斯 Allen

Andrews, London Sunday Telegraph 曾有長文警惕中東之戰一觸即發，安都斯強調如果中東大戰爆發，主因在蘇彝士運河之重開，莫斯科為打通地中海與印度洋海洋霸權之銜接，對埃及之用兵，作有限度之同意。證以事後戰事爆發翌日沙達特之再三強調並不欲全面摧毀以色列，再三申述有限度之戰爭，似相符合。

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後，以色列從未有過囊括全部西奈半島之野心，以色列深知美、英、法、義、西德諸國俱欲開放蘇彝士運河，於西奈半島沿運河東岸三十餘英里長條，猶大人從不設防，蓋於和談一朝達成須立即交還埃及故也。以色列所謂巴勒夫防線云云，戰術重點在空軍之調度，而非非地面深溝高壘之設防。

不幸六日戰爭結束六年來，和談始終毫無進展。以色列外長伊班 Abba Eban 在其著作 My Country 中所謂願意吐出六日戰爭中所攫取之一半土地以換取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永久疆界之承認一點，根本無從實現。因此才有今年九月初戴陽之談話。

倫敦星期電訊報專欄認為戴陽九月談話，使埃及忍無可忍，使蘇俄認為重開運河之期待與希望，全部幻滅。戴陽主張永久佔領六日戰爭所贏得之全部土地，作為以色列領土之擴張，立刻建築防禦工事，以防阿拉伯國家之突擊，戴陽並提議撥二億八千萬美元，作為領土擴張之軍事經濟緊急建設之用。

戴陽計劃已經遲了一步，在莫斯科「有限度戰爭」之策劃下，埃及於十月六日全面渡河進擊。蘇俄是否策動敘利亞參戰？目前尚無資料可稽，鑒於敘利亞阿塞德政府出擊後蘇俄顧問迅即撤離大馬士革，不無可疑。

大戰已進行八日，大戰初期阿拉伯之優勢，在於：①以色列疏於戒備，心理上措手不及，再加以六年來之輕敵觀念造成錯誤。②西奈半島之運河東岸一長條土地，以色列無防禦工事，無險可守。③蘇俄薩姆二型飛彈，在運河西岸發生奇效，猶太最精銳空軍，甚多被蘇俄「地對空」飛彈所射落。在埃及前鋒推進階段中，俄援之青蛙七型「地對地」飛彈，重創以色列之空軍基地。以色列之防衛戰略幾乎全部建築於空中優勢之基礎上，至此乃不能不陷於癱瘓。戴陽將軍於不得已中命令西奈半島改採守勢，自己親率大軍，從戈蘭高原驅北征敘利亞。

敘利亞部隊戰鬥力微弱，如果沒有阿爾及利亞之第五兵團，沒有摩洛哥

騎兵，沒有伊拉克陸軍及其俄援 TU22 型高速噴射戰鬥機羣，敘利亞早已全軍覆沒。戴陽原意並不欲攻下大馬士革，但求穩住北線，回師西奈半島。以色列希望炸毀蘇彝士運河上面之浮橋，截斷埃及之補給線，然後在西奈沙漠中甕中捉鱉，盡殲埃及坦克部隊。

以色列此一戰略必須先有空中優勢，亦即運河上空之「制空權」，否則全屬空談。是故以色列必須做到兩事：①派遣最精銳部隊渡河，襲擊蘇俄飛彈基地；②向美國求取空軍飛機之大力支援，特別為幽靈式噴射機羣。

美國必大力援猶太，正如蘇俄之大力援阿拉伯。陣線過份分明後，戰爭不會長期持續。除非兩個超級霸權願意全面攤牌，雙方必將中止此一戰事。

本人對中東戰爭之展望有三點：①不過低估計以色列的潛力；②不過高估量阿拉伯人的所謂團結；③正視毛共匪幫企圖渾水摸魚的詭計。限於時間，不作詳述，敬請在座學者專家予以指教。

姚孟軒先生：

共匪戰略在利用美俄矛盾

挑動及助長美俄間的鬥爭

我想就討論綱要第三項共匪基本對外政策及其與美俄關係，提一點意見，供各位參考。

八月以來，共匪有幾個重要文件，對研究其對外政策，很有參考價值。這幾個文件是：周恩來在匪黨「十大」的政治報告，「紅旗」雜誌第九期「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喬冠華十月二日在聯大的政策演說，以及新華社九月五日對第三世界問題的述評。這幾個文件用五十多年前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的觀點，來分析當前國際形勢闡述共匪對外的長程戰略與現階段對外政策，而不論是對外的長程戰略或現階段對外政策，都着眼於利用列寧提出的帝國主義時代的三大矛盾，主要是利用美國與蘇俄的矛盾，以及美俄兩國對第三世界的矛盾。第一，他強調列寧所說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並將其歸結於美俄之間的矛盾。認為美俄爭霸非僅無法調和，而且將愈演愈烈，到最後必將導致戰爭。第二，他把帝國主義與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之間的矛盾，

歸結為美俄與第三世界的矛盾，並且認為第三世界現已成爲「世界革命風暴的集中地區」，是「反帝鬥爭的主要力量」；而「在亞非拉革命風暴的強大推動下，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和其他革命羣衆運動，正在不斷發展」，這就是說，在共匪看來，亞非拉革命運動的擴展，必將刺激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和人民革命。據共匪的長程戰略計劃，即是一方面要利用美俄矛盾，挑動及助長美俄之間的鬥爭，其長期目標更是要促成美俄大戰，以從中取利。另一方面，是利用第三世界與美俄的矛盾，聯合第三世界，結成以北平爲中心的國際統戰線，來反對美俄，進而在政治上孤立美俄，在經濟上割斷美俄的生命線，窒息美俄並引起美俄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內部革命。這個長程計劃，實質上就是林匪彪八年前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中所提出的以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的戰略，此乃根據其世界革命的需要和目標而制定。共匪現在又把這個戰略提了出來，並根據列寧的理論加以闡述，足以顯示共匪近四年來雖爲適應其「國家利益」的需要，將對外政策作重大改變，但其長程戰略却並無改變。這看起來是矛盾而不可思議，不過從共匪的觀點觀察，正如美國林登教授最近在國會證詞所說：匪俄「爲追求物質與國家利益，可以毫不費力地將馬列主義與講實際的機會主義配合無間，馬列主義教條與馬契維奇傳統的政治作風不過是同一政治理論的兩面，相反相反」。

在現階段對外政策方面，周恩來在「十大」的報告中已說得明白，即在與國際資產階級的鬥爭中，不能只講聯合，不講鬥爭，也不能只講鬥爭，而不講聯合。換言之，共匪現階段的對外政策，仍然是「又聯合、又鬥爭」的兩面政策。

從上述文件及共匪對外活動推斷，共匪現階段在處理美匪俄三角關係上，是把蘇聯作爲主要敵人，把美國當作次要敵人，其目的是要借助美國的力量，來緩和來自蘇俄的軍事威脅。並利用美俄矛盾，謀取利益；利用美國的金字招牌，到處兜售其笑臉外交，擺脫外交的孤立困境。這後一圖謀，在周恩來兩年前和英國記者馬克斯韋爾的談話中講得很清楚，周匪說：尼克森一提要訪問大陸，「很多國家都跟着來了，這就影響到聯合國表決的結果」，使共匪進入聯合國。

但另一方面，上述文件及共匪對外活動又顯示了共匪在處理與非共世界的關係，特別是與第三世界的關係方面，仍然是將美國視作主要敵人，蘇聯

視作次要敵人。由共匪這兩項對外政策來看美匪關係，乃呈現一方面有聯合，一方面有鬥爭的矛盾現象。

季辛吉在出任美國國務卿之前，在美國參院外委會作證時說：共匪不反對美駐軍亞洲，這說明共匪對美國的政策有聯合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共匪首先要美軍從中南半島撤退，現又在韓國問題上支持金日成的五點方案，其第一條是要美軍撤出韓國，且已依據此五點方案，在本屆聯大採取行動。周恩來會對南斯拉夫記者達拉·雅納科維奇說：共匪的政策是要美軍從中南半島、台灣、韓國、日本、菲律賓和泰國，從所有國家撤走，而首先是從中南半島撤走，並暗示第二步就是韓國。兩相印證，共匪對美國是一面以空泛的承諾欺騙美國，助長美國的姑息傾向，一面則用各個擊破的方法，將美國勢力逐步逐出亞洲。在其他地區亦復如此。觀乎喬冠華連三年在聯大政策性發言中所提解決重大國際問題的主張，主要也是要把美國勢力逐出非洲和拉丁美洲。最近共匪不再提美軍從西歐撤退的調調，這是爲了破壞蘇俄西守東攻的政策，但共匪在西歐鼓吹獨立自主，鼓吹歐洲的中小國家聯合起來反對「超級大國」，依然在鼓吹反美。由此可見，共匪現階段對美國的政策，是一種「又聯合、又鬥爭」的矛盾政策，這一政策在近期內不會有多大變化。我們若只看到一面，忽略另一方面，都不可能對共匪政策及美匪關係的演變，作客觀的判斷。

再看匪俄關係來講，我只想提幾點意見：第一，匪俄衝突表面上看來非常激烈，匪俄關係也非常緊張，但深一層探究就不難發現，匪俄間的激烈衝突與緊張關係，有很大一部份是真實的，但也有相當一部份是假的；這種假象之所以產生，有些是出自局外人有意或無意的渲染及誇大，有些是匪俄故意做出來的一種姿態，共匪與蘇俄擺出這種姿態，是在投美國之所好，導誤美國的決策與行動。事實上，不論共匪或蘇俄，都已經運用這種偽裝戰術，從美國那裏得到不少好處。周恩來就曾說過，共匪對美國沒有犧牲任何原則，但已有了很多收穫。

第二，匪俄目前都是採「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與對方周旋。就共匪對蘇俄的政策而言，無論是在軍事、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措施都是攻勢防禦，他沒有力量與蘇俄打一場真面目戰爭。

蘇俄現在在陳兵匪俄邊境，主要也是爲了政治目的，警告共匪不要與美國過

於親近，並利用軍事壓力助長共匪內部鬥爭與反毛勢力的抬頭。在後一方面蘇俄雖乏進展，但最近有諸多跡象顯示，確已助長共匪內部對外政策的爭執。

蘇俄目前還不會用軍事手段解決共匪問題。因為他知道，如果對共匪發動傳統戰爭，必將重蹈日本軍閥失敗的覆轍，若動用核子武器也不可能解決問題，縱能得逞，而所謂「征服」的，也只是幾億敵人，它「吞」不下去。因之，蘇俄對共匪有限度目標，乃在或是推翻毛澤東的統治，另扶植一個親莫斯科的偽政權。若此計不能得逞，則將希望寄托在毛匪死後。除非萬不得已蘇俄不會對共匪用兵。匪俄戰爭的可能性有二：(1)共匪軍事及外交的擴張，對蘇俄安全即將構成嚴重威脅，蘇俄可能先下手。(2)蘇俄在共匪內部所勾連的反毛力量相當強大，設若加上蘇俄的軍事突襲，就可以裏應外合，推翻毛匪政權，而扶植一個親俄偽政權，如此蘇俄可能對共匪發動突襲。外來干涉（包括美國的干涉）都不足阻止這兩種戰爭，相反的，如果美匪勾搭使蘇俄安全感受威脅，反可能引發匪俄戰爭。

第三，匪俄關係具有可變性，美匪間的敵對關係則是不會有基本改變的。因為共匪不放棄世界革命的目標，美國始終是它的主要敵人。共匪要推行世界革命，美匪之間的基本矛盾就無法調和。但是匪俄關係却是可變的。而由於他對外政策，不僅基於「國家利益」，且係基於世界革命的需要所策定，故匪俄關係的變與不變，非任何外力所能影響。是以自由世界對匪俄矛盾，只能作有限度的利用；任何基於匪俄矛盾將長期持續而無法和解的假定所策定的對匪及對俄政策，皆屬不切實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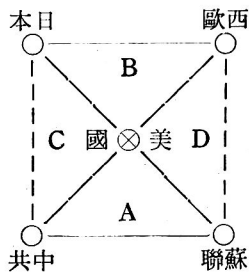
陳明先生：

我應建立對美日三角關係

在國際政治上成影響力量

方才主任在開始時啓示了我兩個思想，就是今天的三角關係已變成兩個三角關係，我想將這兩個三角關係與其他兩個三角關係放在一起看，把整個國際政治形態作一個簡單分析以後，著重於中共對美俄兩國的基本外交政策的要點說明。我想用A、B、C、D來代表四個不同形勢的三角關係，今且

圖示如下：



其中，A、C是政治和軍事型的三角關係，B是合作型的三角關係，D是與A、C相似的三角關係。C與D有最大的共同點。亞洲的三角關係中，A、C只要有下列四個因素發生，三角關係整個會改變。(一)假如中共與蘇聯的衝突變成嚴重的惡劣化，如熱戰開始。(二)亞洲核子化，特別是印巴戰爭後，印度受到鼓勵，因此有意核子化本國。若印度核子化，將涉及日本的整個安全系統，當然也會影響到中共與美國。(三)日本突然改變了地位，如假定美國決定不把核子傘包括日本或日本本國忽然決定自己要有核子武器。(四)中華民國的地位和影響力，這一點常被國際上很多學者忽略，我相信我們的政策形態舉足輕重可以改變亞洲的A、C三角關係。在這種形態下，美俄兩國的外交政策有下列的共同點：(一)美俄相互有一種默契，即彼此不干預對方的安全區域，此即指東歐與南美，但是中東例外。(二)對非洲，美俄兩國中立，(但是中共却例外)。(三)中國大陸及其鄰近，也就是東北亞和東南亞地區，在這個體制下將是世界中最不安定的地區。(四)A三角關係表面上倡談判代替對抗，實質上互相競爭得很厲害，但是B三角關係則為合作的三角關係。(五)美俄之間的所謂主義之爭，愈來愈減少，幾乎降到零，降到零當然不太可能，但是一般已不把它列入國際政治衝突的要素。(六)核子軍備限制一定必要，這不但想控制其他國家的核子能力，主要是兩國的花費太大，中共則例外。(七)美俄之間有一種不能找到明證的默契，即不會使西歐和日本完全自主獨立，來替代或接近相等美俄今天的地位。

談到中共對與其有關的三角關係的基本外交政策，一九六九年我曾大膽的寫了一篇文章講「中共外交政策的三角關係」，與今天的討論題很接近。其要點：(一)他想要在世界政治上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並且裝着代表中國傳統文化，並將其放在外交政策上。在他們活躍起來的幾年中，是一個毫

無技術可言的外交，但是他們却覺得是一種特色，而且故作優越感很重的姿態。(二)對美國絕對避免衝突，但是對中南美洲、東西歐、日本和東南亞國家，換句話說，只要是美國的盟邦，就盡力加以破壞。(三)對俄國是盡力製造各方面衝突，除了避免大戰外。(四)在所謂「第三世界」中，他將以帝國主義受害者最深者的姿態出現，然後號召受過西方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迫害的弱小國家，來「領導」他們反抗「美俄帝國主義」。而且「領導」這些第三世界國家來破壞世界的秩序。(五)利用日本的短視政治和盲目政客對中國固有文化的崇拜，來牽制美俄。(六)中共將盡其一切能力在國際上孤立我們，這是一種辦法。更厲害的辦法是用民族主義破壞我們。第一個辦法我覺得不太厲害，然其短暫的成功，從過去幾年我們在國際上所遭遇的逆流可看出，其孤立程度已得到一點，這個我們承認，但是方才我說過，我們的努力可以改變亞洲的關係。在此種情形下，我預測不久的將來，這種關係會改變過來，所以中共一時得逞不會太久。第二個辦法是很厲害的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我們不得不防他，尤其在海外。

結論：我深信我們可以建立對美、日的三角關係，這種三角關係的建立，不但可以對抗A、C三角關係，對抗或不適用，並可以改變以上的三角關係。以我們現在努力的程度，若能建立對美日為主的三角關係來改變，則可以在國際政治上成爲一個重要的影響。

張京育先生：

美匪俄三角關係

削弱了美日同盟

未來亞太地區局勢顯然會深受美、俄、中共及日本四角關係的影響。剛才各位先生已對美、俄、中共三角關係作了精關的分析，在此想從這三角關係看日本的動向。

日本在亞太地區政策有兩項主要決定因素：

(一)日本不認爲有外在的軍事威脅。認爲其自衛武力可以應付國內事件及小規模傳統性攻擊。大規模攻擊的防衛則依賴美國的核武力報復。此點可

從日本與西歐對美國海外軍力分布意見的歧異看出來。歐洲國家憂慮美國從歐洲撤軍，並且希望增加駐歐的美國核武力。而駐紮日本本土的美軍則從一九五二年的二十六萬人減至一九七二年的三萬人。同時，應日本的要求，美國在日本本土並無核武器，而且已自琉球撤出核武器。

(二)日本與亞太地區經濟依存關係很深。澳洲、印尼、菲律賓和馬來西亞是十個日本最大原料供應國中的四個。樹膠、錫、木材、鐵砂、植物油供應主要來自東南亞，石油從中東進口亦須經麻六甲海峽。由於經濟力量的成長，日本雖然目前無意成爲軍事大國，却也不願在政治上再完全唯美國馬首是瞻。因此希望在政治上取得比較自主的地位。將來是否會發展成激烈的民族主義、甚至軍國主義，尚不得而知。目前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目前雖然美俄軍事經濟力量均遠超過中共，但就三者的關係來說，任何兩方的結合都可能對第三者不利。因此，美國不願俄國與中共重修舊好，結成聯合陣線，但也不願蘇俄成功他以武力肢解中共，取得歐亞大陸的絕對優勢。俄國與中共雙方對於他方和美國改善關係的努力總是心懷疑懼，唯恐自己成爲犧牲者。中共的恐懼尤甚，因他是三足中最弱的一足。三者關係又因日本參加而更複雜。中共不願日美關係太過密切；又怕日美關係疏遠後，日本會走上熱核軍備的道路。因此，本年一月日本通商產業大臣中曾根康弘訪問中國大陸時，周恩來即表示容忍「日美安保條約」與美國核子傘保護，並同意日本在自衛範圍內擴展軍備。另一方面由於蘇俄力圖改善與日本關係，企圖利用日本的技術和資本來開發西伯利亞資源，特別是石油與天然氣，中共除屢次提醒日本蘇俄仍然佔領日本北方四島外，並表示如果日本協助俄國在西北利亞鋪設油管，無異增加俄國在遠東戰略力量，爲中共所不能容忍。

俄國爲防日本與中共接近而加強中共的軍事經濟力量，爲了打斷美日間現存密切關係，爲了利用日本的技術與資源，也力圖增進對日關係。但日本表示雙方關係的增進須視俄國是否願意歸還北方四島。而俄國則認爲一旦提及領土問題可能牽涉到俄國與波蘭、俄國和羅馬尼亞、及俄國與中國邊界問題，牽一髮而動全身。因此，堅持在領土方面不能讓步。今年十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俄，亦無重大結果。看來雙方政治關係之重大進展，尚待長期的談判。

美國一方面希望日本減少經濟上的保護措施，促進日美貿易的平衡。一

方面也希望日本在亞太甚至歐洲地區扮演比較積極的角色。但是美國深知如果催迫日本担負責任過甚，日本可能建立熱核軍備。這不但會造成日本國內政治危機，也會構成世界權力分配的大變化。因為如果日本決定走上熱核軍備之路，則不僅可以威脅中共，亦可對付美俄。這種情勢不是美、俄、中共所希望的。

事實上，安保條約與日美關係仍是現在左右日本對外政策的主要因素。因為日美間無論軍事、政治與經濟關係都很密切。自從尼克森一九七一年宣布訪問北平及推行新經濟措施未與日本磋商或取得其諒解以來，日美關係已有變化。雙方的短視，外交上之不着重對方利益和立場，文化上的隔膜，都可能造成更大的變化。而兩國關係的變化對未來亞太地區，甚至世局都將有深刻的影響。如果日本脫離美國的核子傘保護（或者認為美國的核子保證不再可靠）而建立熱核武力，則必然引起美國、蘇俄與中共的敵視。其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地位，勢必亦受影響。同時，一個有熱核武器的日本勢必加深美、俄、中共、與日本間的爭逐，即使戰爭可以避免，恐怕也會造成經濟與政治勢力範圍的爭奪。決非世界之福。因此，從目前看來，最好日本保持其「經濟動物」的名聲，不要走上軍事大國之路。

總之，第一、美、俄、中共的三角關係無疑地削弱了既存的美、日同盟，使日本走上積極外交政策路線。此一政策可以表現在幾方面：（一）日本在許多方面將採主動，而不再一味追隨美國。例如與北平政權、外蒙古、北越之建立外交關係是。（二）如果美日間信任日減而貿易衝突如故，日本可能不再信任美國核傘保護，而趨向中立。如與北平及莫斯科簽訂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雙邊條約。這自然會削弱美日聯盟。（三）今後日本與歐洲雙邊關係將直接進行，而不再以美國為中間人。田中今年訪問歐洲即有此意。

第二、鑑於華盛頓、莫斯科及北平反對核武器擴散的立場，日本在國際國內因素考慮下，目前似不可能建立熱核軍備。

第三、對蘇俄和中共爭端，日本將嚴守中立。但要做到不開罪任何一方，將非易事。

第四、日本將加強其與亞太國家間的聯繫，並在經濟援助和貿易中居領導地位。其最近與北越建交，和田中首相明年初訪問東南亞的決定，即為其例。亞洲是日本石油及原料的主要供給地，與日本利害關係甚切。

項迺光先生：

毛共仍要進一步企圖和美國勾搭

但和美國基本敵對關係並不改變

觀察毛共對外政策，應該注意周恩來在政治報告中的一段話，它的原文是：「在這裏，我們應當指出，需要把蘇修、美帝的勾結、妥協，同革命的國家對帝國主義國家的必要的妥協區別開來。列寧說的好，『有各種各樣的妥協，應當於分析每個妥協或每個變相的妥協的環境和具體條件。應當學習區分這樣的兩種人：一種人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減少強盜所能加於的禍害，以便後來容易捕獲和槍斃強盜；另一種人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入伙分贓』」。

非常明顯，它顯示兩種意義，一是在可預見的將來，毛共仍要進一步企圖和美國勾搭，所以它需要先對其黨徒做思想的政治的教育，站穩反美的基本立場，同時，也是對反對這一對外政策的一種說服解釋。這是因為，在其內外危機嚴重情況下，必須運用對外策略，利用多元權力外交，以求得喘息的機會。二是說明它對外政策的策略性，不是放棄其鬥爭的基本目標，它之所以和帝國主義勾結乃是為了最後捕獲與槍斃它。因此，今後不管毛共如何與美國勾搭，但它和美國的基本敵對關係並不能改變，而形成既彼此利用又彼此鬥爭的局面。

鄒宇光先生：

美對蘇聯友好可以制衡匪蘇

蘇俄拉攏美國可以威脅共匪

本人擬就討論大綱的第（二）項蘇聯對外基本政策及對美、匪關係，提出幾點看法，就教各位先生。

（一）關於蘇聯對外基本政策問題。

這是一個極易使人混淆，而又缺乏一個明確涵義的問題，對外基本政策或對外活動，自然遠較『外交』的範圍為廣，但是和共產國際的陰謀活動，蘇聯侵略世界，赤化全球的政策，究竟又有什麼分別呢？却是一個值得推敲的問題。談到蘇聯的對外基本政策，可以從多種角度或觀點來探討，由縱的方面，我們發現每一個階段的對外基本政策，有其獨特之點，從橫的方面，自然，對於每個地區，每個單獨的問題底基本政策，也各異其趣。不過，如果從一九五六年二月聯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召開以後，一直到一九七一年三月四月間舉行的聯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會為止，十五年來，蘇聯的對外基本政策，都和『和平』結了不解之緣，充滿着美妙的動聽的『和平』底論調、氣氛和迷惑性的宣傳作用，實際上，這是笑裏藏刀，披着羊皮的狼，極其陰狠的一個和平鬥爭殺人不見血的奸狡詭計。

自從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死亡，黑魯雪夫在一九五六年二月聯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中，除了鞭屍史達林，抨擊『個人崇拜』以外，還通過了所謂：『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的總決議。接着在一九五九年二月聯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遵循這個路向通過所謂：『創造性運用和進一步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典型』底決議，提出所謂：『反殖民主義的鬥爭』，『爭取人道主義自由』等口號。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七至卅一日的聯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黑魯雪夫底總結報告，就是『和平共存為外交政策的總方針』。黑魯雪夫之被貶黜，並未影響蘇聯的此一對外方針，一九六六年三月間聯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中決議的對外政策為：『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共同保障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有利條件，加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統一和團結及其相互之間的友誼與親善；支持民族解放運動，並同新興開發國家推行全面的合作；一貫堅持同所有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存的原則』。同時又提出所謂：『堅決反擊帝國主義侵略武力；爭取裁軍和強化和平；建立非核子地帶；和召開歐洲安全會議等主張。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七日莫斯科召開的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國際會議中再次通過一項：『和平綱領』——標榜『和平共存，國際合作』——反覆重申上述的決議，這正是一九六九年蘇匪在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後的三個半月的事。

一九七一年三月—四月間聯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和平與

反帝鬥爭的綱領』，其外交政策為：

『團結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開展合作與競賽，以及為追求世界和平提出國際合作計劃』。一九七三年四月召開的聯共中央全會聽取布里茲涅夫『關於實現一九七一年聯共第二十四大和平綱領實現情形報告』以後，還認為布里茲涅夫執行這個外交政策，促進和平力量的加強，導致世界局勢緩和與良好的發展，曾作出巨大貢獻，頗加『讚許』，同時決定基於和平共處的原則，實現和平政策，並和社會體制不同的國家，促進和發展關係，但對於反社會主義陣容團結而反蘇路線中共堅持對抗。

（二）蘇聯對美國的關係。

近年來國際局勢發生一連串非常重要的變化，其種因殊多。蘇聯近十五年來強調並推行之『和平綱領』，蘇匪鬥爭之持續與尖銳化以及美國總統尼克森『談判代替對抗』，多元均勢外交的運用，核子武器僵局，共產主義的沒落和制度的失敗，以及人心厭戰……等，俱為原因之一。一九七一年五月間美蘇限制戰略武器談判首告解凍，顯示美匪接近後，蘇聯已有所警覺而採取比較緩和態度，繼而在一九七一年九月間之柏林四國會議讓步，接着雙方簽訂多項協議、草約、協定等，兩國間之相互訪問活動，亦趨頻繁，終於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二日兩國同時宣佈尼克森應邀於一九七二年五月訪蘇，柯錫金在接見美國州長訪問團時宣稱：『世界和平如無美蘇友好，將極困難，美蘇會議的目的，就是要增進友好。』代表蘇聯官方的『消息報』甚至於為文論述美蘇關係，認為有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之必要，蘇聯亟圖和解美國，爭取美國的迫切之情，由此可見一般。

一九七二年五月廿二至三十日及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八至廿五日美蘇兩國首要兩次在莫斯科和華盛頓之會議，簽訂文件之多，內容之廣泛及其重要性，可說為兩國自一九三三年建交以來所未有者，至於其對兩國關係，世局今後影響如何，迄今仍為世人所議論未決者。關於這個問題，由於立論的基礎不同，其結論亦完全異趣，可以說美蘇，各懷叵測，互為利用，美國認為是戰後兩極世界的結束；減少戰爭的威脅；建立了釋嫌修好的基礎，也是今日世界和平的基石，當然緩和美國內部經濟，財政和政治上的危機；以及美國掌握對蘇匪關係中的制衡樞軸地位……這些成就，都是不爭的事實。

從蘇聯方面而言，其急於和好美國，拉攏美國是因為美蘇關係的改善，

對於整個國際局勢，對於世界的穩定和平或者緊張，有重要的關係，最主要者和解美國，即有助於蘇聯鞏固其在歐洲及中東的地位，獲得工業技術、投資、貸款，和蘇聯近年歉收的穀物底供應，美蘇雙方貿易上的增進，更爲顯著，一九七一年兩國貿易總額爲二億一千八百萬美元，一九七二年已躍增至六億四千二百萬美元了。

此外在宣傳和心理上，可以鬆懈美國人民的團結和戰意，瓦解反共的士氣，增長反戰停戰的聲勢，壯大和平運動的力量，進而分化西方陣營，挑撥西歐盟國和美國之間的裂痕。

此外，更重要的一點，就是對中共鬥爭策略的運用，拉攏美國，即足以疏遠美匪關係，接近美國，即足以威脅中共，美國對蘇聯友好，可以制衡匪蘇；同樣，蘇聯和好美國，也可以要挾中共，迫使中共軟化或就範，或更趨於被包圍更孤立的態勢。

不過，如果洞燭蘇聯整個赤化世界的策略和陰謀以後，你會發現，這些企圖是極其脆弱，而不攻自破的，因爲和平共存的真正意義是非武裝暴力、非流血的階級鬥爭，和平共存，不是保證資本主義永生，不是取消社會革命，而是要創造更好的條件和環境，來實現社會革命，不是遲延而是要加速世界革命的到來。蘇聯對美國外交底極終目標就在於此。

(三) 蘇聯對匪幫的關係。

蘇聯對中共匪幫的關係，是一種極其曲折、長期尖銳鬥爭的關係，一般人都容易爲表象所炫惑，而且習慣以『和平』或『戰爭』來衡量兩者之間的關係，這是昧於兩者關係本質底瞭解所致，而流於這種機械式的論斷。

一九七一年春聯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中，對於中共的政策曾決定：『堅決駁斥中國宣傳機構對我們的黨和國家政策的誹謗。與此同時，我們的黨主張蘇中關係正常化，恢復蘇中兩個人民之間的睦鄰友好關係，改善蘇中關係，將符合蘇中兩國的根本長遠利益，符合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加強反帝鬥爭的利益』。

對於蘇聯和中共的關係，分析言之，可以剖述如下：

一、「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訂於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迄今未見取銷，該約期限三十年，尙餘七年，目前僅僅名義上存在而已。

二、蘇聯與中共匪幫保持正常外交關係，但極爲淡漠而互相敵視。

三、蘇聯曾多次建議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均遭毛匪峻拒。

四、雙方國境爭端談判，已進入第五年，毫無進展。

五、國境河流航行談判，每年照例舉行，鮮有具體結果。

六、商務貿易協定——即貿易及付款協定，近年來均照常簽訂，一九七二年曾增至二億九千二百萬盧布。

七、一九七三年七月間，雙方曾簽訂延長航線協定，中共民航機原由北平至伊爾庫次克者，可延伸至莫斯科。

八、雙方在思想宣傳戰方面，互相攻訐，益趨激烈，幾乎無事不評，無時不罵。

九、在世界各戰略要地之爭奪，聯合國及國際會議場合，也莫不針鋒相對，進行短兵相接的鬥爭。

十、雙方在國境漫長地帶，增兵、備戰、偵察、演習，以及小規模之衝突，時有所聞，但似乎均不願大事張揚，少加公佈。

總之，蘇匪雙方俱狡黠成性，詭譎多端，在現階段，美、匪、蘇三角鬥爭的情勢下，均集中全力爲準備次一階段的鬥爭獲得勝利，而創造更有利的條件。

(四)最後，談談個人對於「三角關係」，和使用此一詞彙的意見。不錯，在某種情況下，美匪俄之間，是存在一種三角關係，但是這種狀態，只限於某一些事件，或某短暫時間內，它的範圍是有侷限性，也就是說這種三角關係：是相對的，不是肯定的；是變動的，不是固定的；是暫時的，不是決定的；是局部性，不是全體性的。

事實上，國際關係，非常錯綜複雜，變幻無恆，美蘇兩極對抗，已歷有年代，布爾齊寧斯基提出的『全球性三角』，係把當前國際關係，描繪爲一正方形，兩根對角線，交叉中心爲美國，餘四角爲西歐、蘇聯、日本及中共，亦即所謂多元關係。三角關係，可以存在任何三個國家之間的關係，絕不限於美蘇匪三者之間，使用這個詞彙，極易忽略這三角以外的其他相關因素，視野各受侷限，無法窺其全貌，不符現實的國際關係。此一詞彙，除了少數美國學者以外，似乎也鮮有採用者，共匪經常以詆譏：兩個超級強國，超級霸權，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等爲號召，蘇聯則慣以：社會主義陣營，愛好和平陣營，資本主義集團或帝國主義侵略陣營……等爲宣傳術語，敵我界

限分明，個人認為，也是值得我們檢討的一點。

趙惠謨先生：

美運用匪俄衝突以圖暫保霸權

匪利用中東戰局以擴大美俄矛盾

自美國總統尼克森於一九七二年二月親訪北平，與周匪恩來發表聯合公報。同年五月尼氏復訪莫斯科，與布里茲涅夫發表聯合公報。美匪俄「三角關係」一詞，遂成爲研討國際問題之一習用語。但美匪俄三者間之關係，並不成爲一般常識所稱之「三角關係」，更不是所謂等邊的或近於等邊的三角關係，而係美國在長期困於越戰，美國國內引發反戰高潮，美國國力——軍力與生產力——漸顯減弱與停頓，美國人民已失去以全力領導自由世界信心之後。而又值蘇俄以全力發展其核子武器與海權。由歐洲而地中海，由中東而印度洋，由提倡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而染指西太平洋。使二次大戰後美國享有之世界霸權，大受蘇俄威脅。因此，對於與蘇俄有積仇深怨之大陸匪共政權，與地廣人衆而又擁有小量核子武器之毛周僞人政府，不得不以化「對抗爲談判」之藉口，由季辛吉一九七一年七月之第一次訪平，與周匪恩來首次接觸，而構成美匪初步接近，成爲所謂美匪俄三角關係之雛形。

美匪俄之三角關係，在尼氏去年訪匪前，只是一邊虛線的眞三點假三角，即美俄雖保有外交關係，但美俄實互利害衝突，美國之圍堵政策，實反俄而同時又反匪。蘇俄則不僅與美國利益相互衝突，與匪共更有一九六九年三月之珍寶島軍事衝突。即蘇俄亦同時反美而反匪。匪共更是開口反美帝閉口反蘇修，即在今年八月之共匪十全大會亦未除此兩大口號。此其一。去年尼氏訪匪訪俄之後，今年三月，匪僞主動要求美匪在華盛頓北平兩地互設辦事處，雖分別各派大使級人員擔任主任，辦事處人員更享有外交特權。但美國對匪迄未正式承認，兩國迄未有正式外交關係。現美匪俄三方專就外交關係言，即美俄有正式外交關係爲長一邊，美匪僅互設連絡辦事處爲短一邊，匪俄全無外交關係，不成邊。即美匪俄在外交上實爲兩不等邊空一邊的假三角。此其二。再就美匪俄三方軍事實力言。美國與蘇俄，就核子武力言，兄

現階段美匪俄三角關係

弟伯仲約略相等，匪方則遠遠落後。海軍方面，蘇俄年來急起直追，漸與美國趨近，匪之海軍則與美俄海軍不成比例。陸軍除人數外，以武器火力言，亦遠遠不及。即美俄雙方共有一長線，匪對美對俄，兩邊均爲短線。就美匪俄三方在軍事實力方面，實爲一長邊兩短邊的不等邊假三角。此其三。最後就美匪俄三方的利害言，美俄兩國以世界兩大強權而互爭世界霸權，兩國利益幾處處矛盾。匪俄之間，亦以領土問題，世界共黨領導權問題，與夫毛匪對黑魯雪夫與布里茲涅夫之個人的爭權問題。相互激盪之利害怨仇，且時有爆發爲軍事衝突之危機。而美匪之間，則過去美只對匪加以圍堵，匪對美亦只在口頭反罵。兩者更不如匪俄有接壤之邊界，匪共一九五〇年十月參加韓戰，亦係受俄指使。一九五三年韓戰停後，美匪之間再無直接軍事衝突之可能。共匪對美國之世界霸權全無爭奪之實力，目前更無爭取之野心與可能，故美匪衝突遠較匪俄衝突爲輕。即美匪俄三方在利害衝突上，俄對匪對美，均遠甚於美匪相對。即俄對美對匪均爲長邊，美匪之間則爲一短邊。亦即成爲二等邊一短邊之假三角形。總之，美匪俄之間絕非假想的等邊三角關係，亦非眞正的久持的三角關係。美匪俄三方的利害衝突，隨時有極大變化之可能，而美國在國際力圖培成西歐與日本兩大勢力，使成爲國際上的多元素，形成國際上的五點多角關係。尤值吾人特別加以注意。

美匪俄三方雖在當前未成爲眞正的持久的三角關係，但則國際上，則欲互相利用，極盡操縱排合之能事。對於迄至本日（十月十五日）正在發展之中東戰局，更各自作其如意之打算。先就美國言，其當前之最大利害衝突者如上節所述，有實力而又有爭取世界霸權之野心與計劃者厥爲蘇俄。蘇俄一國之武力已使美國難與長久爭衡之勢，若匪俄萬一合作，或蘇俄用核子突擊方式，將匪共政權屈服，使成爲其附庸國，如史達林時之俄匪關係，此皆對於國力日竭，民氣日衰，國勢已逾高峯之美國極爲不利。美國之不同意蘇俄突擊匪共，而於一九七一年故經由中間國轉轉告知匪方，使共匪突有兵兵外交之轉向，實爲其欲用匪擊俄之切步嘗試。而俄國布里茲涅夫今年六月以低姿勢訪美，當即爲美國運用匪方之初步成功。而美國對於共匪亦不欲其成爲核子強國，使與美俄成爲三強鼎力，助成其領導第三世界，以造成「天下大亂」，亦爲美國所大忌。故對於匪方在外交方面，僅允其互設連絡辦事處，而不給予正式外交承認。在俄國布魯訪美時，更明白宣言，世界只有美俄兩強權國

家，而核子武器之發展更由兩國共同控制。即美國當前只在用匪以掣俄，同時又協俄以掣匪。次就蘇俄言。俄國對於奪取美國之世界霸權，已作長期打算，作十年甚或廿年的計劃與等待。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終止迄今，即瞬將三十年，蘇俄軍力之長期無限發展，蘇俄生產力之急起直追。蘇俄不必向美國經由戰爭而奪得世界霸權。但求在外交上，能阻止美國更與匪共接近，容許匪共發展核子武力增加對俄本土威脅，幫助匪共發展生產力，助長匪共更向俄爭取領土，進而與蘇俄爭取世界共黨領導權。上述各點，亦均為蘇俄所大忌。蘇俄去年於越戰海防布雷問題之對美讓步，亦即所以對付共匪離間美俄之陰謀。今年布魯訪美之低首下心，亦全在求得美國公開承認美俄為世界兩強權國家，更取得世界霸權之無形共享，而又阻止共匪之妄求三強鼎力。美匪之間，俄亦正盡其運用之能事。再就匪共言，自一九五六年，俄共第廿次大會，黑魯雪夫對史達林實行鞭屍，已引起毛匪之私人仇恨。一九五八年黑魯要求統制匪共軍事為助造核子武器條件，並拒助匪共八二三進犯金門。一九五九年，俄國廢止對匪共國防技術協定，一九六〇年匪俄公開互相爭論攻擊。一九六六年匪共文化大革命，公開反對蘇俄修正帝國主義。一九六九年更演成珍寶島匪俄軍事流血衝突。使匪俄雙方於遙長數千里邊界，互用百萬大軍對峙。匪俄之間，不僅互仇互恨，蘇俄對匪且有兩次用核子武器突擊之企圖，匪共則既無實力以勝俄，更不能獨力以抗俄，故一九七一年春，一聞美國有不同意蘇俄核子突擊大陸之表示，亦立即表示改變過去反對美帝之狂態，轉而近美親美。去年迎尼氏訪平，今年請求互設連絡辦事處，皆欲藉美以抗俄。而匪共今日對美國在軍事上已不再懼其強大，反懼其轉弱而無力以對俄。不再反對其領導世界，反懼其採取孤立政策，使蘇俄得任意橫行。不再反對其在歐洲亞洲駐軍，反欲美軍駐歐，以阻俄全力東進對付匪共。亦不再反對美國駐軍東亞，以阻止蘇俄之乘美軍撤退而先以海軍侵入西太平洋，使匪共在大陸在海洋背腹受敵。總上所言，美匪俄三方今日皆正互欲利用，以求達其各自之企圖與打算。對於自十月六日發生之以阿中東戰事，更各懷鬼胎，各自打算，各自努力爭進。蘇俄對此次由埃及敘利亞在北方戈蘭高地在南方蘇彝士運河分別猛攻以色列初步勝利，即大批空運軍事物資增援，並促成阿拉伯國家如伊拉克、約旦、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蘇丹、利比亞、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國參加作戰。蘇俄蓋欲藉促成阿方戰爭優勢，迫

使以色列接受並實行一九六七年聯合國要其退出佔領土地之決議，更以示好阿拉伯諸國家，並藉以鞏固其在中東之軍事政治地位。由蘇彝士運河之重開，使其在地中海之海軍得以直接進入印度洋，以鞏固其經由印度與孟加拉兩盟國所取得之印度洋海權。美國初雖反對中東戰事之再起，以擾阻其整個世界和平均勢之計劃，但在蘇俄明顯援助阿方，欲壓迫以色列以取得中東有利地位之後，為應付國內猶太集團之強大壓力，及保持在中東之危殆地位，亦不得不大量增援以色列，保持以阿雙方軍力平衡。使先處於不敗之地，再使略佔軍事優勢，助以國取得相當滿意之和平條件，而同時又使阿拉伯國家能收回大部失土，不成為親俄而仇美，以保持美國在中東對俄之均勢。至於匪共，則惟恐「天下不亂」，中東戰事爆發正其大加利用之良機。匪對美俄則務使其能捲入熱戰漩渦，至少也使其利害加深衝突，破壞其最近剛由布魯訪美所達成之兩強同霸友情。對阿拉伯國家則稱蘇俄係假意幫助，真以利用。在聯合國則全力阻止任何停火決議，務求中東戰事由繼續而擴大，對美俄之爭匪共不僅隔岸觀火，且欲漁人得利。綜觀美俄匪三方，在國際間因彼此利害相互矛盾衝突，在非戰時，三方相互勾結利用，已大大促成國際危機。越南寮高，已因匪共之暗中搗亂，和平協定雖簽訂而戰亂仍繼續不已。今中東熱戰，規模遠大於越南寮高，而美俄同樣直接牽涉其中，更使匪共易於挑撥煽動，造成「天下大亂」。美俄雙方對此固不應徒各自打算爭取自身利益。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亦應共同努力，謀求公正合理之和平解決。否則「天下大亂」，「天下長久大亂」，正匪共所求，正共匪之利，絕非自由世界之福也。

黎世芬先生：

美匪俄三者中最弱的共匪 將演變而成三明治的夾心

我覺得對當前那複雜的國際情勢用幾個幾何圖形來說明，對我們了解很有幫助。不過，今天我們所討論的美、匪、俄三角關係與我們過去歐洲外交史上所研究的三角關係有所不同。像第一次大戰的時候，德、奧、土的三

國同盟，和英、法、俄的三國協商，那剛好是兩個合作關係的三角形的對立，而今天我們討論到的三角關係剛好相反，三角形的每一邊都是彼此鬥爭的，而且是互相排斥的。但是，大家都注意到三角形的不平衡，而應當正確認識的却是三角形的三邊，如果以一邊代替一方，而其中最弱的一方是共匪。目前國際情勢的危急，是由於三角形已成爲變形的，最弱的共匪，演變成三明治的夾心，其幾何圖形有如「工」。目前的鬥爭，是究竟以「工」來代替三角形，還是以三角形來打破「工」。這種局勢的形成，主要在於三個鬥爭力量，都有不同的立場。表面上，美國跟蘇俄似乎有一個共同的默契，要竭力地保持「工」的穩定性，和權力的均衡。其用心一如三國演義上曹操跟劉備兩人相見的話：「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我」。這代表着美、俄兩國領袖所持的核子戰略立場。而匪俄之間則是由主奴的關係，演變而成，雙方在共產主義大家庭裏相持不決，同時又在第三世界裏彼此爭奪領導權。毛匪因爲瀕於失敗，所以，妙想運用美國的「以談判代替對抗」，來達成三邊的平衡，甚至多元的平衡，換句話說，否定了美、俄的對峙，便是它的成功。就這種關係去發展推論，我們可以說目前的三角形祇是一種不穩定的過程，而發展到最後，恐怕還是逃避不了兩個力量的均衡和對抗。

在詭譎萬變的國際鬥爭當中，一個共同的手段，就是尋求並且利用一個不規則的三角形，以談判的方式來爭取敵人的敵人，在敵人的側背開闢第二戰場或是第二條戰線，藉以增強本身的對抗資本，以達到削弱或消滅三角鼎立中較強大一邊對手的目的。目前，「對抗」跟「談判」是並存的。尼克森總統說是要以「談判」來代替「對抗」，這不過是一個過程。可以說國際上的常態，既不會以對抗來代替談判，也不會以談判來代替對抗，三者都是在發展中的情勢，不是發展的必然結果，今日擾亂世界的禍源，基本上是國際共產黨的爭霸。一方面它們想消滅自由世界，成爲世界之唯一霸主，一方面又在共產世界裏大爭特爭，爭共產世界之霸。其爭奪可分三個方面，一是黨霸，二是海霸，三是核霸。

爭海上霸權和核子霸權，共匪跟蘇俄都公開地而且都講得很具體。唯有黨霸，他們噤若寒蟬，講也不敢講。暗地裏，勾心鬥角，鬥爭得很厲害。在黨霸之爭當中，又分三方面：第一、共黨世界領導權之爭；第二、共產國際組織掌握之爭；第三、共產主義思想理論之爭。值得注意的是匪聯合國代表

團團長喬冠華十月二號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的以「就當前世界形勢的看法」爲題目的講演詞，對共匪的外交政策，有重要的說明，講演中可以看出共匪急於要打破這種三角形的僵局。他坦白地講出「人是會變的，國家也是會變的」，指摘蘇聯是現代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叛徒「考茨基」。作爲共產黨，最怕別人罵他「考茨基」，而且在喬冠華是當着一些資本家之面罵蘇聯是「考茨基」革命的叛徒，不能看爲祇是徒逞一時之快，尤其喬冠華抄襲了資本主義國家批評共黨式的「和平共處」是「爭奪共處」，以批判蘇俄，尤其使我們驚訝其胆大至於瘋狂的程度。但是，直到他在演詞後段，透露出黑魯雪夫當年企圖吞併共匪海軍的「陰謀」，才能明白他的謾罵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他說：「自從黑魯雪夫上台以後，因爲長時間的切身體會，例如要求在中國海建立聯合艦隊，撤退專家，撕毀合同，侵犯邊界，進行顛覆等等，才發現……他進行的不是國際主義，而是大國沙文主義，民族利己主義，領土擴張主義。」他提到蘇俄所據爲囊中物的「社會主義大家庭」，還加上「所謂」兩字，顯然，匪不惜澈頭澈尾地拋棄他過去所堅持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立場，而在這個場合特別提到蘇俄逼迫與共匪建立聯合艦隊一事，個人特別覺得有興趣。

今年八月，本所的一次座談會上，曾談到蘇聯在印度洋的發展，兄弟會提供些蘇聯在印度洋建立一系列海軍基地的資料。九月十日，「問題與研究」發表出來。緊接着在九月廿八日的人民日報突然刊出一篇題爲「地地道道的海上霸國」的文章，直指蘇聯是馬漢的「海上武力論」的繼承者。文中一再指出蘇聯海軍總司令戈爾什科夫公開吹噓，要以強大的海上實力「在國土以外保衛國家的利益」，而「強大的艦隊和發達的海軍基地網是奪取制海權所必需的」。連結喬冠華的演講詞一併來分析，毛共顯然有意洩露蘇聯確實意欲以組織聯合艦隊的名義，不僅要攫奪匪的海軍艦隻，而且還有意霸佔旅大，青島和榆林港這一系列中國大陸沿海最具戰略價值的海軍基地，一如一九〇四年的沙皇海軍的故事。人民日報指蘇聯意欲充當海上霸主，重溫「世紀之久的夢想」。其實，人民日報本身未必夢醒了。兄弟願向讀者推荐一本書（新聞局已翻譯出版）華盛頓大學桑敦爾教授的「熊和龍」。這本書討論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一年的匪俄關係，有一段驚人的談話，說明共匪對蘇俄的如何具戒心，以及蘇聯決不會放棄對共匪的控制。他的結論：「蘇聯對中共已經干

預了五十年之久。五十年的努力奠定了中共與蘇俄衝突的基礎，也埋伏了共匪內部不斷衝突的基礎。現在中共決定要脫離共產國際的大家庭，決定單獨發展，不再依賴蘇聯，付出的代價是相當大的。但在蘇聯這一方面，過去的十年，蘇俄在東亞的有利戰略態勢已逐漸解體了。他們如何以謀適應的修正，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桑敦爾教授提出他的看法，他說：「中（指共匪）俄兩國有綿長的邊界。過去蘇聯協助中共建立一個共產政權，使他得到了安全，能够以更多的資源來對付歐洲。許多的論證都顯示出來，蘇聯極不甘心放棄他在東亞的地位，所以他必然會使用最大的力量來阻止全面的破滅。一九六九年，匪俄之間的全面政爭，幾乎已達到了箭在弦上的爆發點（指珍寶島事件），從而可以想像，蘇俄將不計冒多大的危險，而決不願意看到有一個敵對而強大的中國，掌握在一個不友好的領導者手中。」又說，「現在我們已看到種種跡象，顯示蘇聯正在發展一種長期的對中共的鉗形包圍，而在邊界上則仍舊維持着強大的軍事力量。」他所謂鉗形攻勢，明顯地看出從日本海，到東南亞，再延伸到印度洋上。

和這相同的時間，又有一位研究匪俄關係的評論家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哈希，發表一篇政論，他說：「尼克森總統所以以談判代替對抗，是對中共張開手臂，而事實上是在蘇俄的東翼製造第二戰線。」這個專欄作家，把美匪俄三角關係分析了以後說：「我們要知道戰略家都是喜歡以開關第二戰線來解決當前的僵局。」艾森豪威爾、邱吉爾和薩米爾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嘗試開關第二戰線來贏得最後勝利。他說：「中共、蘇俄和美國都是爲了各自的利益，在嘗試促成第二戰線的開關」。接着他在下面說出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來：「蘇俄現在需要在中共的另一面開關一條新的第二戰線。」哈希說：「尼克森對北平的和解，使蘇俄軍隊從歐洲戰線調出，減少了在歐洲對美軍的壓力。今天莫斯科維持在中亞以對付中共的軍隊，大於部署在東歐以對付西方國家的軍隊。中共是美國對付蘇俄的第二戰線」。這是極有趣味的分析。美、匪、俄彼此玩弄着「第二戰線」戰術，而使對方成爲對付另一方的第二戰線。

喬冠華提出的海霸之爭，照一位美國記者的說法：這是匪俄之間多種鬥爭引發出來的焦點。現在我們要研究的，蘇聯爲了對付毛共，他要在什麼地方以什麼方式來開關第二戰線，纔能實現削弱毛共而使它從這個不規則的三

角形蛻變成三明治的夾心。看來有兩個方式：一是一如往昔，仍在毛共內部再扶植一個有組織的反毛的顛覆力量，還有一個是索性組織一個反毛力量，從外面打進裏面去，這正是所謂第二戰線的一種。以上兩者，這十年來，蘇聯都嘗試過，而最近幾年中，蘇聯對前者覺得已無望，毫無問題的，它會處心積慮地計劃採取第二途徑。王明已經爲珍寶島事件發表過談話，是不是還有第二個王明，第三個王明？是不是還製造一個新的珍寶島，這都是耐人尋索的。

如果注意閱讀香港的南華早報，便會發現三個月前，香港政府突然遞解一個蘇聯間諜（是個中國人）出境的新聞。停泊香港的蘇聯貨輪船長堅決地拒絕搭載他離境，僵持了十幾天之後，終於從命了，把這個間諜載送到海參威去。之後，貨輪又再回來了，香港報紙諷刺它根本不運貨。香港政府發表的談話很幽默：「絕不容許有人利用香港作爲間諜基地」。這話好像是對我們講，實際上是指着蘇聯的鼻子。從這個所謂純粹是間諜事件中，可以嗅到一些火藥的氣味。而這次喬冠華在聯合國大會公開指着「社會帝國主義者」謾罵的時候，特別有一段尖刻而厲害的話說：「杜勒斯的幽靈跑到克里姆林宮去了。」然後，他便號召第三世界，組織反海洋霸權鬥爭的統一戰線。他說：「美、俄兩國在地中海、波斯灣、印度洋、加勒比海、太平洋、大西洋爭奪海上霸權，競相建立基地，掠奪漁業和海底資源」，目的祇是把公海變成「擁有強大海軍力量的少數國家的私海」。

談到匪俄之間的「核霸之爭」，也是避開正面專門在側翼煽風搗亂。喬冠華當着蘇聯代表的面，要求蘇聯跟美國（實際是陪斬性質）「首先承擔明確的義務，保證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首先使用核子武器，特別是對無核子國家跟無核子武器國家，使用核子武器。」他直率地指出「蘇俄就應當對拉丁美洲無核子武器國家承擔義務，更具體的講，就是必須撤回一切在外的武裝部隊，包括火箭、核子武器、部隊、撤除設置在別國領土上的軍事基地，包括核子基地。只有這樣，才能使全世界所有國家不分大小，一樣平等。」符合這些條件的，明明白白是古巴。這多年來，美國已經不大提古巴的事情。現在共匪竟出來慷他人之慨，替美國和拉丁美洲提出要蘇聯撤除在古巴的基地，顯示這兩個共產夥伴的反目鬥爭，已經進行到多麼嚴重的階段。這個表面有三個邊的三角關係，已是非常不平衡，不穩定。他的必然結

果，不是第二戰線的開闢，就是本身成爲他方的第二戰線。自然接着也就等於本身的消滅。可以說，今後興趣的中心，不是第二戰線在什麼地方，而是三條邊的三角形變形後，誰終究不免淪爲三明治的夾心肉餡。喊叫是避免不了的。

鄭學稼先生：

美蘇毛均設法使世局有利於己

也就是出現了「合從」與「連橫」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美蘇對立，美國爲對抗蘇聯的擴張勢力，產生「杜勒斯主義」。它的理論是：世界分爲「民主」和「共產」兩個集團，並互相對抗；它的策略是：民主國家用各種同盟組織「圍堵」共產集團。這策略到了七十年代，被「尼克森主義」所代替。

所謂「尼克森主義」，目前還沒有像「杜勒斯主義」的明白內容，它只顯示這樣的面貌：爲着美國的利益，不擇手段，更用不着什麼理論。世界不是一分爲二，是民主國家間有矛盾，共產國家間也有矛盾。美國利用一切矛盾，尤其是共產國家間的矛盾，坐收漁人之利。這策略的必然後果，是世界走向「合從」或「連橫」，似我國歷史上戰國末期秦、齊、楚三強鼎立的局面。

目前還沒有「合從」或「連橫」，由於莫斯科、華盛頓和北平三者間的複雜關係和矛盾，誰也不能就採取肯定的立場。

(一)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自東歐反蘇反共革命和毛公開反蘇後，似有這基本方針：(1)保有東歐的原來勢力圈；(2)與美國聯合絞死毛政權，瓜分中國大陸。由於美國在目前不能接受蘇聯的瓜分中國大陸的建議，就採取以進爲退的戰術：在美國勢力圈中製造反美或不利的於美國的情況，使華盛頓感覺如不接受與蘇聯同盟的要求，就有層出不窮和難於應付的困難。這接受的報酬，是蘇聯給美國以許多讓步——實際上却是蘇聯利用美國取消「杜勒斯主義」而趁機獲得的。爲着克里姆林宮知道誘引美國同盟非一朝一夕的事，另準備一舉打倒毛政權的佈置，也就是：除了加強遠東的軍事力量和設法分

化毛共，還企圖成立「莫斯科——新德里——東京軸心」，圍困和夾攻毛政權。這企圖由於印度的親蘇和東巴基斯坦的獨立，已完成一半。目前正用一切手段，誘引這軸心圈的其他國家，尤其是日本。

(二)華盛頓——「尼克森主義」的後果，如前所說，是出現我國歷史上戰國時代的「合從」和「連橫」，和目前正向這一目標推進中。由尼克森目前的外交措施，顯有這些目的：(1)與莫斯科和北平建立平等和友好關係，並表示不傾向於那一方；(2)讓美國退出越南的戰場，但不損失原有的勢力圈；(3)與莫斯科和北平擴大貿易和文化交流。就已有事實而言，除了(2)未完全達到目的外，其他都已滿足了預定的希望。冷靜地觀察「尼克森主義」含有兩個圖謀：第一、「坐山觀虎鬥」，也就是鼓勵兩大共產國家的鬥爭，並由之出現第二、由冷戰而熱戰讓美國坐收漁人之利。

(三)北平——莫斯科和北平由「歧見」而至對罵，有兩大原因：第一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也就是：自鴉片戰爭起，中國歷史已注定了中華民族的真正獨立要打出海上和陸上來的侵略者。北伐統一全國和九年抗戰，使由海上來的侵略者們退走或受大打擊，可是由陸地來的侵略者，因毛政權的「一邊倒」却擴大了對中國的支配。這一情況，可促毛政權的垮台，因此，到了六十年代，宣傳「我們要一邊倒」的毛澤東充當蘇聯共產黨政權的批評者，並有由冷戰轉向熱戰的可能。第二、是由中共變爲毛共的必然。我們知道在二十年代初標榜爭取國家統一和民族獨立而建黨的中共，自「八一」起開始自我否定，到邊疆會議，中共死亡，同時毛共懷胎。由於職業革命家黨的傳統，和久長的軍事鬥爭，產生了有羣衆的領導層，阻礙毛共的出世。到底，毛澤東用「文化大革命」的手術，使他脫離母體。這手術的後果，是幾乎殺盡三十年代的共產黨人，和發生內在的危機。解消這危機，除了接續清除異己——毛澤東叫做「不斷革命」，還要用民族主義，使反毛者爲着中華民族的歷史目的而團結。可是，反蘇的鬥爭，在美蘇對立局勢下，力量薄弱的毛政權，應該聯美。如前面所說，要民主的美國於一夜之間與毛政權聯盟是不可能的，而況「尼克森主義」第一階段之「坐山觀虎鬥」的策略，是要擴大、強化莫斯科與北平的矛盾和鬥爭，不會和任一方同盟。因此，經過周恩來之口，毛政權的當前策略是：(1)鼓勵受蘇聯侵略的東歐共產國家反蘇；(2)批評蘇聯「社會帝國主義」佔領日本領土；(3)結交蘇聯的敵人如西德；(4)對

美國表示友好，但仍以越南、高棉等問題取得美國對己有利的讓步。人們會說：如北平果圖對華盛頓友好，何以還在宣傳上有時反美呢？這是不難解釋的。獨裁國家便於實行秘密外交，史達林公開大罵希特勒、暗中談判「德蘇協定」是其一例。此外，在熱戰之前，或在實現對美同盟之前，毛共把「反美」作為反蘇之一手段。因為，「反美」宣傳中，毛共更加振振有辭地抨擊「蘇修」。當然，毛澤東們也知道尼克森和季辛吉不因這慣性的反美宣傳而改變目前的外交政策。

三個國家都為自己的目的，用盡一切手段（公開的和秘密的），使世局有利於自己。也就是出現了「合從」（美毛同盟反蘇）或「連衡」（蘇美同盟反毛）。

這一未明朗化的世局，使日本採取投機的外交政策；企圖在三角錯綜關係和矛盾中，擴大自己的權益。這政策不會久長地施行，也難如意施展，因為歷史條件和客觀形勢，迫日本比美國更早地表示立場。就歷史條件而言，自「大化革新」起，統一的日本，一定向外侵略，也就是先侵略朝鮮半島，而後進而侵略中國。因此，自日本成國起，中日已發生了五次戰爭。歷史指示人們：統一和強大的中國，一定阻止日本向外侵略，也就是，日本的侵略成功與否，建立於中國是否弱國的前提之上。如果毛政權不因當前的內在危機而分裂，那日本只有和蘇聯同盟瓜分中國。再就客觀形勢而言，美國是日本歷史上第一次佔領國，是日本民族奇恥大辱的製造者。由日本的民族性和明治以來養成的自大性，不能不報此仇的。也就是說，日本國力恢復愉快，仇美心也隨着加強。其次，七十年代和一九〇四年的國際條件完全不同。當明治時代，為完全吞併韓國，日本該聯英不應聯俄，因為俄正陳兵中國的滿洲，和英俄的對立。現在，為消滅阻止日本向外侵略的障礙，日本當然聯俄，不必說還企圖利用美俄對立而報仇了。深知上述兩大原因——歷史條件和客

觀形勢——的莫斯科，正用交還四島和開發西伯利亞的香餌誘引日本。

上面的分析，是把不可知因素除外的。蘇聯以進為退困擾美國的策略，不能阻止新形勢的產生。譬如用阿拉伯國家對抗以色列，蘇聯助埃及、敘利亞等阿拉伯國家攻以色列，確給美國以困難，但是，如果埃及戰勝並滅新生的以色列，就破壞蘇美友好和同盟的可能，更可能促華盛頓與北平進一步的聯合。當然，不可知的因素是很多的，它可以打破尼克森的「坐山觀虎鬥」的希望，出現美毛「合從」的局面。同理毛共如在東南亞過份困擾美國，或者迫美國放棄東南亞的原有勢力圈，會出現與原來預定方針相反的局勢，也就是出現美蘇「連衡」絞死毛政權。應說明一點，上面的「合從」和「連衡」的名詞，不是暗示蘇聯似秦一定吞併列國。

如果目前美蘇毛三角的複雜情況，真似我國歷史上戰國末期的秦齊楚三強鼎立，那歷史教訓，足引人們的注意。當日秦的策略，遠交近攻，聯齊滅楚，因為秦楚接壤。蘇聯因此用盡力量，企圖訂立蘇美同盟絞死毛政權。至於美、毛也該在那一歷史教訓中，聯合對蘇，因為蘇是美的唯一敵人，又是毛的大敵。可是，目前還看不出任何兆徵，這由於美國的「坐山觀虎鬥」和「坐收漁利」的基本方針，還未修改。

美國這一立場，不僅造成目前使世人迷惘的局面，也許還會產生使美國處于下風的情況。蘇聯的以進為退策略，如果得寸進尺，不斷擴大勢力圈，使中立國家親蘇，因而相對地擴大力量，而削弱美國。毛共利用美國的「坐山觀虎鬥」策略，把東南亞夷為自己的勢力圈，又恰在此時軍事技術發展足以對抗蘇聯，使克里姆林宮不敢做軍事冒險，於是，雙方的對立以犧牲美國利益而暫時解消，在這一新局勢下，日本當然站在反美的一邊。

上面發言，是按照座談會的题目「現階段美匪俄三角關係」而說，其他因素，除了日本，都捨而不說。

主席結論：

謝謝諸位先生的寶貴意見，我試將各位的發言要點歸結如下：（一）美國確是希望藉勢力的均衡達成一時的和平局面。（二）匪俄則是以和平為手段，謀求自己的利益以達到其赤化世界的目的。（三）匪妄想利用美

俄之間的矛盾，企圖領導所謂第三世界。（四）蘇聯的主要敵人是美國，美國的主要敵人是蘇聯，匪在美匪俄三角中以俄為主要敵人，但在爭取領導第三世界，則以美為主要敵人。（五）蘇聯想與美國維持兩個超級強國來操縱全世界，美國則希望

逐漸提高西歐和日本的地位。(六)匪俄關係相當惡化，但並非「不是戰爭，就是和平」的單純形式，其中有多種變化。(七)美國對於匪俄衝突，並不想袒護任何一方。但是美國也不希望匪俄再聯合或匪俄發生戰爭。(八)現階段匪需要美國，比美國需要匪共為多。(九)匪因蘇聯的威脅，將加緊勾結美國。蘇聯因需要美國的科學技術，也仍將拉攏美國。(十)中東戰爭的教訓是不能低估敵人，以色列就是吃了這個虧。也不可高估敵人，否則阿拉伯國家就沒有希望。(十一)匪一直以我為鬥爭的對象，今後在外交和經濟上一定會加強孤立我們。我們必須站穩立場，團結努力，發揮主動，在複雜世局中，爭取我們的地位和目標。

美國外交政策與季辛吉

陳紹賢

壹 尼克森主義的思想背景

近兩年來，美國人士發表闡釋尼克森主義的言論，越來越多。最近美國眾議員文達日特 (Gug Vander Jagt) 和耶魯大學教授衛斯德菲 (H. Bradford Westerfield) 先後到我國訪問時，都曾作公開演說，以尼克森主義為題。筆者聆聽他們的高論之後，都曾提出若干討論的問題。因演講的時間有限，他們都沒有提到該主義的思想背景，令人不無美中不足之感。

要探討尼克森主義的思想背景，當先明瞭尼氏的政治思想演變之一些跡象。一九四八年他任眾議員時，曾發自愛國的熱誠，以堅苦卓絕的毅力，解決了希斯共謀案 (The Hiss Case)。一九五九年他任副總統時，曾在莫斯科與黑魯曉夫從事「廚房辯論」(The Kitchen Debate)，而制服了黑氏。讀過他的「六個危機」(Six Crises) 一書第一、五兩篇的人們，大概都會讚佩他的反共思想之堅定。^①

尼克森就任總統後，為着處理越戰問題，於一九六九年七月廿五日發表

「關島談話」。後來依該談話的主旨，發展成幾項原則，而稱為「尼克森主義」。它的實施，就是結束多年來美國對國際共黨的圍堵政策，而企圖以談判代替對抗，去達成與之和解。這種思想上之改變，論者有認為是受季辛吉的「核子武器與外交政策」一書的影響。其實並不盡然。

今年七月號的「外交季刊」有布勒忍斯基教授 (Prof. Zbigniew Brzezinski) 的「美國外交政策：焦點的探求」一文。他認為尼克森的外交政策是其觀念的演進而構成，雖則他有得益於其特別助理 (指季辛吉) 的提供意見^②。這不失為客觀的看法。

尼克森曾自詡是個實用主義者 (Pragmatist)。有人說他是個現實主義者 (Realist)。如果從尼氏歷來的重要言行看來，後說似較恰當。

尼氏的反共思想之改變，明顯地見於他在一九六七年十月號「外交季刊」發表的「越戰以後之亞洲」一文。——這篇文章是針對當時越戰所造成的美國內外情勢，掌握了那些「現實」而撰寫的。

在他的這篇文章中，一面指出「共產中國對亞洲國家的威脅是現在的、